

# 雪後文案大賞

大年初二，北方普降大雪。想當年，第一次看到「一下雪，北京成了北平」，青衫馬褂的民國文藝範兒，瞬間拉滿。然而，好話經不起三遍。如今，天上剛開始飄兩片雪花，朋友圈裏，「一下雪，西安成了長安，南京成了金陵，杭州成了臨安，太原成了晉陽，瀋陽成了盛京，開封就成了汴梁……」網紅、各種暖、真真假假的文青，紛紛出動。刻薄者說：一下雪，文盲都成了文青。

社交平台，頓時化作「中國地名大會」的考場。「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雪，倒好似歷史地理知識考試的白紙試卷了。長安、金陵等還可以腦補些瀟灑秦皇、秦淮玉瓦，至於「一下雪，寶雞就成了陳倉，聊城就變成了東昌……」筆者愚鈍，對如此孤僻屈屈的雪，實在一無所知。

還有更啼笑皆非的：「一下雪，濟南就成了濟南府。」加個「府」字，能高明到哪裏去呢？但這也難怪。兩千多年來，從濟南國、濟南郡，到濟南府、濟南路，除了間或並稱「齊州」之外，濟南的名字幾乎沒變過，自然少了些變化的資本。

至於青島、大連、哈爾濱等，就更吃了大虧。明明都是每年降雪量較大的城市，然都是近代興起的城市，在古代不過是一些漁村，祖上沒有闖過，也就無緣參與雪後「凡爾賽」。再者，如杭州、瀋陽，本是比臨安、盛京更悠久的名字，真不必再從雪裏挖一個蟲洞了。

民間有些俗語：「話說三遍淡如水，再說三遍打驢嘴。」「好話說三遍，雞狗不待見。」西方也有作家說：「第一個用花比喻美女的人是天才，第二個用花比喻美女的人是庸才，第三個用花比喻美女的人是蠢材。」再動聽的語言，氾濫起來，也就成了陳詞濫調。

自在享受雪景，少些附庸風雅，少穿幾幾次好不好？雪也是真夠累的。



###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一年中最亮堂的一天，我以為是除夕。這一天，也是光最忙碌的時候。紅燈籠掛滿街頭，春節就快到了。小區裏，海棠樹、槐樹也亮起了彩色燈帶。生活不能缺少氣氛，否則就成了荒漠枯潭。最高明的氣氛組是光。大節大慶，張燈結綵，典禮集會，光對氛圍之營造，自有其章法。自家生活裏營造一點小氛圍也需「借光」。這些年花樣翻新的網紅燈具，大到高端奢華的「落日燈」，小到萌寵形狀的「小夜燈」，發出不同顏色、強度、形狀的光，翻花似地組合

農曆新年是內地年輕人喜歡結婚的日子，今年又是疫情防控全面放開後的首個春節，此前推遲的婚禮便在年底扎堆舉行。在婚禮習俗上，春節回鄉所聞所見的幾場婚禮雖大致還保留傳統，但部分流程則也已「與時俱進」。

在老家所在的豫北地區，結婚時撒麩皮至今仍是必需環節，當新娘剛下婚車，就要由新郎的妹妹在第一時間把裝在小篋裏的麩皮「傾倒」在剛進門嫂子的頭上。麩皮即麥皮，是小麥磨取麵粉後篩下的種皮，因為麩諧音「福」，寓意新人福氣滿滿。麩

出生時我住在旺角的舊唐樓板間房，接着在小學四年級搬到觀塘區的鯉魚門道邨，該屋邨總共只有七座樓宇，每座七層高，住戶沒有獨立洗手間，每兩戶共用一個位於走廊而有門鎖的洗手間。小學至中學時期，我都在該屋邨成長，那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在觀塘區就讀中學，那年頭身邊的同學大多住在周邊的公共屋邨，年少的我沒有什麼自卑感覺。中學時期，有一位同學住在彩虹邨，卻令我好生羨慕。首先，從學校去彩虹邨需

變幻，把屬於大自然的落日、朝霞、星空、流雲再造於室內，也把各種情緒從我們的內心牽拉出來，堪稱家中氣氛擔當。

與燈光一樣善於造氛圍的，還有燭光。最早發明蠟燭的，據說是古埃及人。作為古代最普遍的照明之物之一，蠟燭竭力挽留白晝的離去，延長着有效時間。燃燭之人，或為了多一些讀書的時間，或為了等一個應約未至的好友，又或許只是為了一場填塞空虛的歡宴。「何當共剪西窗燭」「蠟炬成灰淚始乾」，燭光營造的氛

皮裏藏有九枚硬幣，象徵「財」源滾滾，長長「久久」。倒麩皮的任務只能由新郎的妹妹完成，如果新郎沒有親妹妹，找堂妹、表妹也行，這背後的文化講教多人但都不甚清楚。

麩皮裏的硬幣落到地上後，觀禮鄉親都可以撿，以前日子過得緊，用的多是壹分錢貳分錢，現在則換成了常見的壹元硬幣。

在迎親途中，要專門安排僕相於沿線遇石遇井貼上紅紙，以此迴避井煞、石煞。典禮環節各地都差不多，豫北特別之處是在禮成之後，街鄰會拿準備好的鞋油給新郎新娘、喜公喜

要乘坐地鐵，雖然只是相距幾個車站，但感覺就像去了其他地區似的。那時曾到訪該同學的家，面積很大（也許因為我們的年紀太小），有獨立廚廁，我們幾個同學可以在其露台打開一張四人摺椅聊天、打紙牌。友人的父親下班回家，見到我們有些不悅，於是我們便將摺椅搬到走廊，升降機附近有一個寬敞空間，再多放幾張摺椅亦不覺擠迫。

雖然我不住在彩虹邨，但也覺得那裏有一種「家」的感覺。

前陣子觀賞電視資訊節目《回

家》，看着影視藝人謝君豪重返他在彩虹邨的老家，不期然令我勾起自己的回憶。謝君豪在節目裏介紹邨內的鐘錶店、茶餐廳、雜貨店，他更在老酒家重遇小學同學，與對方一起尋回童年記趣。直到現在，彩虹邨仍然屹立在東九龍，樓宇外牆的彩虹顏色，依然是屋邨標誌式印記，能夠吸引遊人專程到來拍照「打卡」。雖然相比其他新型屋邨，彩虹邨亦難逃老化的命運，可是屋邨仍保存着濃厚的人情味，實在難得。

事實上，全港現在大約有二百多

家》，看着影視藝人謝君豪重返他在彩虹邨的老家，不期然令我勾起自己的回憶。謝君豪在節目裏介紹邨內的鐘錶店、茶餐廳、雜貨店，他更在老酒家重遇小學同學，與對方一起尋回童年記趣。直到現在，彩虹邨仍然屹立在東九龍，樓宇外牆的彩虹顏色，依然是屋邨標誌式印記，能夠吸引遊人專程到來拍照「打卡」。雖然相比其他新型屋邨，彩虹邨亦難逃老化的命運，可是屋邨仍保存着濃厚的人情味，實在難得。

事實上，全港現在大約有二百多

# 光造氛圍

# 麥麩寄福

# 《回家》

觀。近年來，香薰蠟燭全球流行。一經點燃，光暈重重，香味習習，視覺和嗅覺合而為一，蠟燭製造氛圍的功力又長進了不少。不管來自於燈還是燭，也不論強弱色澤，光總能給人希望，這或許是它善於造氣氛的秘訣吧。既如此，便讓大街小巷之光，帶來更多信心吧。



###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杜伊樂麗花園的音樂會》

一八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法國印象派奠基人愛德華·馬奈呱呱墜地。今年是他誕辰一百九十一周年。他在而立之年曾完成了一幅其早期頗具代表性的成名作《杜伊樂麗花園的音樂會》。為了向這位西方繪畫巨匠致敬，本周所推薦的專輯便以此作為封面。唱片出自EMI廠牌的「HMV音樂會經典」系列，由英年早逝的意大利指揮家圭多·坎泰利執棒費城管弦樂團所演繹的「法國管弦樂傑作」，收錄了包括保羅·杜卡斯《魔法師的學徒》；拉威爾《達芙妮與克羅埃》、《獻給逝去的公主的孔雀舞》；以及克勞德·德彪西《牧神的午

後》前奏曲、夜曲《雲》和《節日》等三位法國作曲家的六首名曲。

《杜伊樂麗花園的音樂會》是馬奈在巴黎創作的關於當代生活的重要作品，被學術界認為是「在主題和技術上最早的和真正的現代繪畫案例」。畫作挑戰了學院派推崇歷史題材的主流審美，將目光聚焦於十九世紀巴黎街頭休閒活動的活色生香。這幅人頭攢動熱鬧非凡的作品除了記錄羅浮宮前杜伊樂麗花園的露天音樂會盛況（這一每周兩次聚集在栗樹林中的現場演奏吸引了諸多藝術家及知識分子到場，成為當時著名的社交活動），還是一幅畫家及其家

人、朋友和同行的群像。畫家巴齊耶和方丹·拉圖爾；作曲家奧芬巴赫、詩人波德萊爾等名流均在畫中出鏡，馬奈的自畫像也「隱藏」在畫作最左邊。作品聚焦當代社會題材的選擇也是對波德萊爾倡導當代生活轉瞬即逝之美的呼應。畫面一眼望去密不透風，但仔細觀看仍能夠看出層次與細節。有趣的是，作品雖名為音樂會，畫中卻並未出現演奏者，可能演出尚未開始或是間歇。以此作用於三位同代法國作曲家名曲的唱片封面可謂再應景不過了。

「碟中畫」《坎泰利執棒法國管弦樂名曲》／《杜伊樂麗花園的音樂會》



###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 縱情草原派

去加拿大吃甜品，就像在這裏尋找熱帶水果一樣，都不是什麼容易的事。雖然毗鄰美利堅，但更北端的楓葉國在「吃」上依舊短板明顯，想定位本土製造更是難上加難。大概也是這個原因，讓當家花旦們能無懼歷史變遷，管它過去多久，都穩坐人氣交椅，沒有絲毫危機感。

比如走紅於十九世紀的草原派(flapper pie)，時至今日仍是很多人的飯後首選。這個明顯帶有西部廣袤風韻的甜食曾一度席捲人們的餐桌，霸道到沒有競品，也讓東部人民甚是憤憤不平。至於名字由來，已經沒人在意了，只知道曾經的艾伯特省百花齊放，拍出了震撼人心的《斷背山》，擁有北美最大的城市公園，也有一個個充滿人情味的富饒農場。也許是某個農場主靈機一動，抑或是心靈手巧的女主人乘勝追擊，一個不經意，就俘獲了眾人心。

總之，發源於大草原上的草原派是名副其實的加國熱門，供應不分季節，一年四季都有穩定輸出。更重要的是，只要手邊有料，不管是餐廳還是平常人家，都能自己動手，吃個歡暢。細分下來，草原派用自己的「一生」，詮釋了「真材實料」這四個大字。清晰的三層結構，最下面是烘烤到酥脆的全麥餅皮，中間一層卡仕達醬，最上面鋪上蓬鬆的蛋白霜或輕奶油，如此這般，便完成了。三層當中，也許你對任意一個構成非常熟悉，芝士蛋糕也有全麥餅底，水果派裏不乏卡仕達餡，更不用說「龍套之王」輕奶油，但凡跟甜品二字沾邊的，就少不了它的出場。可就是這三層組合，簡單裏全是真誠，想是環境造就的道理，拾起頭，冰川湖泊、奇景錯落，眼前一份最家常的草原派，每一口都像注氣般清新。書中說的見者驚喜吃者驚艷，也並非誇大其詞了。



###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 《流浪地球2》

過年回鄉，自然少不了要去電影院領略一下「最強春節檔」。在眾多選項之間，我只糾結了一秒，就選擇了《流浪地球2》。印象中，一部經典電影的續集翻車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走進戲院的時候，我還是有點忐忑的——畢竟前作《流浪地球》二〇一九年橫空出世，可以說是憑一己之力極大拉高中國科幻電影製作水準的經典之作。但開場之後，這種忐忑就很快煙消雲散。

想起二〇一九年看前作《流浪地球》時，第一印象就是中國國產科幻電影的特效畫面居然也可以如此震撼，不但完全沒有「五毛特效」的影子，更是足以媲美荷里活的頂級製作。如今看《流浪地球2》，儘管心裏有了預期，但還是會被不斷進步的特效製作水準所震撼。電影中有一段展現「太空電梯」運作的長鏡頭，無論是建模、運鏡還是配樂，都可以說是無懈可擊的震撼人心！更值得讚賞的，是《流浪地

球2》有一個值得這些特效包裝的戲劇角色和故事內核。

相比起前作，《流浪地球2》最讓我驚喜的，是除了吳京飾演的中國航天員劉培強這一「武將」之外，還成功塑造了一個文質彬彬但同樣鐵骨錚錚的「文官」角色——地球聯合政府中國代表周喆直。感謝李雪健老師形神俱佳的演繹，讓我在銀幕上看到了一個「活」在二〇五八年的「周總理」。除了都姓周之外，台詞中沒有一句暗示這個角色與周總理的聯繫，但中國人太熟悉這個清瘦的身影了，太熟悉中國在國際輿論陷入被動時，在國際外交舞臺上不卑不亢為中國、為中華民族發聲的那位英雄了。

三個小時，一部科幻片，不但關於未來，也關於過去和當下。



###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 小西灣

夜色之中的小西灣，流淌着生活的張力。穿着不同顏色校服的學生，嬉鬧着穿過人行天橋，像風一樣鑽進了大小食肆；街角的水果攤、魚檔、肉舖、菜店，燈盞一一亮起，黃色的光暈，打在或疲憊或熱情的面孔上，不知不覺地放亮了生活的底片；海濱花園的長椅上，三三兩兩的老人家一邊大聲傾偈、一邊不時地望向夜跑的年輕人，夕陽下那聲音和影子都被海風幸福地拉長……小西灣，像是一個不善打扮的姑娘，將港島生活的日常，化作質樸的美，燃點着生機與希望。

這裏是港島的最東端，名字中卻有明晃晃的「西」。這背後，是語言學家和地理學家都感興趣的課題。未填海前，因為南臨馬塘山和馬塘坳，這個區域被稱為「馬塘灣」，和「東」與「西」都無關聯。「西」的出現，實際上是拜與之相鄰的柴灣所賜。二戰後，政府開發柴灣，將與之相鄰的「馬塘灣」簡化為「小柴灣」。這時，有人提出「拉柴」就是

死亡，實在不吉利，建議將柴灣改名為翠灣，這也正是翠灣邨以及一眾公眾屋苑以「翠」命名的原因。不過，翠灣最終沒有流行起來，但更名願望卻用另一種形式在「小柴灣」上得以體現：「柴」在客家話中發音與粵語「西」音近，柴灣也曾被民間冠之以「西灣」，所以港島規劃區第二十區出爐，小柴灣成為「小西灣」。

小西灣的歷史並不「小」，遠東規模最大的情報中心曾興建於此，並長年作為香港英國皇家空軍人員居住地。上世紀八十年代，隨着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主權移交，這些在小西灣叱咤風雲的「曾經」，都被徹底關閉和摧毀。其後，富景花園、富怡花園、富欣花園等大批住宅建成交，管理中學、漢華中學等大批學校遷入，造福港人的小西灣煥發新的生機。



###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